



我愿用余生寿命做交换,即便只有那么一刹那,只要能再看到他,那也是幸福的呀!

心中的“望乡台”

■陈丽君

远远地,远远地,近了,再近了。

眼前熟悉的一切映入眼帘,那一片荒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定定地坐着,浑身僵直,只剩下心在狂跳不止。对于这样一个地方,每次踏入,依然有着锥心刻骨的伤感。

付钱,谢过的士师傅,快步踏入这片绿意盎然的“望乡台”。深深吸了一口气,稳住自己,看着这漫漫凄凉意一点一点地将我淹没。

眼泪是什么东西,我已不太熟悉了。在我现今的世界,眼泪早已干枯,更不存在什么“雨季”了。

没有“雨”的日子,其实也并不太好过。花不肯开,草不愿长,心里也是荒芜一片。我左三圈、右三圈地绕着这一片废墟转悠着,任这“雨”如千军万马般向我杀过来。一瞬间,它们得以再次激活,刺痛着我眼部的神经。这时,我仿佛听见了一个慈祥的声音在耳畔响起:“妹子,你又来了呀!”——啊!这是多么熟悉而又慈爱的声音!他在对我说:“不要哭,来了就好,来了就好。”

一低头,热泪盈眶。

神啊,但愿您能将我那已失去的外公还回来吧!我愿用余生寿命做交换,即便只有那么一刹那,只要能再看到他,那也是幸福的呀!

“妹妹,你来找谁的呀?这里早已没有人住了,都搬去新村那边了。”远处一位不相识的舅舅,看我在绕着这片废墟转圈,好心地走过来询问。

“是的,我是来找人的。这里曾经住着我的外公,我来看他老人家,等一会儿就走。谢谢你,舅舅!”虽然我从未见见过眼前的这个人,但既然是与我外公生前同在一个村落的,那便值得我去尊敬。

一提起“外公”两个字,刚擦去的泪水又跌落了下来。我赶紧向他道了谢,转身躲了起来。

这片废墟,将绝大部分涉及外公生前的东西,都摧残得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了,惟剩下一个依然完好如初的

洗脸盆架子,在仅存的角落中,在这破败苍凉的狭小空间里,闪耀着一种不一样的华光。我贪恋地用手抚摸着外公遗留下来的家居用品,泣不成声。

据说去那边的人——在我们世上叫做死去的人,在每年的清明到来之际,是会被带到“望乡台”的。他们在台上看见了故乡与亲人,便在那里为生前所爱的人祈福,也再一次明了自身已成了灵魂,与过去已分了生死的界限,再也回不去了。相传因为舍不得亲人,灵魂也是会流泪的,然后,便被带走了。

我蹲在曾经的房子的正中央,闭上眼睛,期望着灵魂能与外公来一次心灵相遇,哪怕只有一瞬间。

一秒、一分钟、一个小时过去了。

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灵魂还在,外公也并没有出现。

“雨”,大滴大滴地滑落下来,凉凉的,慢慢渗进了我的肌肤。它们倾盆而来,模糊了我的眼睛,直到成为一条小河,穿过黄土,抵达那颗我常年思念的、已经干裂了的心。

“望乡台”不是给我的,我也没有被带走,仍是生命与肉体并存的人。

这是一个事实,也就不再挣扎了。擦干眼泪,拿出手机,恨不得将这废墟中仅存的东西都定格下来。手机上相机的闪光灯“咔嚓、咔嚓”不停地闪烁着。这光亮,不小心影映出我的眼,那眸里耀眼的红,住满忧伤。

“外公,我要走了,回到我父母和孩子的身边。父母已开始年老,孩子还太小,我得回去他们的身边。您在那边等等我。”说完,便跑到水井边,清洗干净了脸庞,脸上恢复了以往的温婉宁静。繁华与寂寞、生与死、快乐与悲伤,一切都是自然,还是将自己也交付给这自然吧。

等我!

作者地址:北京路奥林花园

拜访故友的诗

■卢泽楷

打破这墓地的孤独的
是博尔赫斯的诗
你躺在一个未曾想过的地方
听着《宁静的自得》
微风揉动了沉寂的心
你深埋于土里的激情
在与我的灵魂激荡

从热闹的集市
到寂静的深山
我是这两者的媒介
让你的灵魂延伸远方

我从来是报喜不报忧
因为知而不能是如此痛苦
到了分别的时刻
却只有我在告别
直到我离开后许久
我的声音仍在墓碑上逗留
作者系房县人

清明思怀

■余琳

春野踏莎行,风来柳色明。
旧山添草木,新土起坟莹。
滴滴清明泪,凄凄杜宇声。
世间终有死,何必去相争。
作者地址:张湾区凯旋大道88号四方新城和园

悼念

■马国宝

驾鹤西游佛地偏,
烧香点烛寄思牵。
几番别梦容犹在,
不尽哀凄夜没边。
作者单位:张湾区实验中学

奶奶慈祥的面孔、花白的头发、笔挺的腰板,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

奶奶,我又看到您了

■张军

“今天有雨,气温低,我给你们包荠菜饺子。吃了这饺子,不仅明目健身,而且驱寒暖身。”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说。

“我就喜欢吃您包的荠菜饺子,谢谢……”

“快醒醒,你又在说梦话了?”迷迷糊糊中,听到妻子的话。梦虽醒,但奶奶慈祥的面孔、花白的头发、笔挺的腰板,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。

在我小的时候,父母每天忙于农活,带我穿衣、吃饭、玩耍、数数的事就成了奶奶固定的“节目单”。当时,农村贫穷,缺鱼少肉,但奶奶的菜谱很丰富:山上的小蘑菇、树上的椿芽、地上的荠菜等,配上青椒、鸡蛋等食材,就成了香气四溢的美味。

令我最难忘的野味还是荠菜。阳春三月,万物复苏,一夜之间绿色铺满世界。奶奶扛着锄头,拉着我去山上“摘菜”。三月的荠菜,个头不大,叶片鲜嫩,是食用的最佳时机。

天气干燥,土地板结,奶奶只得挥舞着锄头,把荠菜连根挖起,我则用小铁铲敲掉泥土,然后装进篮子中。挖土,这个看上去简单的动作,对于小脚的奶奶来说并非易事:山坡陡峭,站稳脚跟都很难,何况还要挥锄挖土。

这并没有难住奶奶。为了稳住重心,奶奶事先挖好两个浅土窝,放脚刚刚好,即使泥土打滑也不会摔跤。我好几次央求奶奶:“我来挖几下吧?您好几次险些滑倒,太让人揪心了。”

“没事!两个脚窝就是我的‘双保险’,等你长大了,挖

野菜就是你的任务了。”奶奶笑着说。

回家简单地淘洗荠菜,去根、去杂质、沥水、切碎,与其它馅料搅拌均匀,就可以包饺子了。

有一年下雪,本以为与荠菜无缘了。殊不知,奶奶竟然独自一人上山,刨开雪堆,用手抠起荠菜。回家时,奶奶的裤子沾满泥巴,我们担心地问:“摔跤了?没伤到哪里吧?”奶奶安慰我们说:“没事,只是蹭了一下土。”

直到第二天,奶奶偷偷地给蹭破的伤口涂药,我们才知道头一天奶奶摔了一跤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流下来,后悔不已。“自己为什么不替奶奶上山挖菜?或者阻止奶奶摸索上山呢?”我自责地想。

“雪地里摔一跤,怕什么?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,能有什么伤?”尽管伤口又红又肿,奶奶却说得轻描淡写。我心中愈发难受,暗下决心:“待自己长大后,一定要让奶奶吃上自己加工的荠菜饺子。”

遗憾的是,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。第二年,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大伯接走了奶奶。同年,我们全家投亲大伯。本想着进入城市,奶奶可以享一下清福了。殊不知,仅仅过了两年,奶奶就撒手人寰。

俏燕鸣哨青草绿,荠菜遍地春又至。触景生情,恍惚间我又看到了奶奶的身影,她挥锄挖土、摘根去渣,包饺子下锅……动作一气呵成,冲天的热气模糊了奶奶的身影,直至消失。

嘈杂的汽车声惊醒了我的美梦,但我仍然执意地喊出了声:“奶奶,我又看到您了!”因为奶奶是我最尊重的亲人!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!

作者地址:丹江口市和平路雨杨副食

